

敦煌



圖案卷

(下)



商務印書館



敦
煌

石窟全集



敦煌

石窟全集
14
敦煌研究院主編

圖案卷

本卷主編 關友惠

(下)



商務印書館



敦煌石窟全集

主編單位 敦煌研究院

主 編 段文杰

副 主 編 樊錦詩 (常務)

編著委員會 (按姓氏筆畫排序)

主 任 段文杰 樊錦詩 (常務)
委 員 吳 健 施萍婷 馬 德 梁蔚英 趙聲良

出版顧問 金沖及 宋木文 張文彬 劉 昊 謝辰生
羅哲文 王去非 金維諾 周紹良 馬世長

出版委員會

主 任 彭卿雲 沈 竹 劉 煒 (常務)
委 員 樊錦詩 龍文善 黃文昆 田 村
總 攝 影 吳 健
藝術監督 田 村

圖 案 卷 (下)

主 編 關友惠

攝 影 張偉文

封面題字 徐祖蕃

出 版 人 陳萬雄

策 劃 張倩儀

責任編輯 田 村

設 計 呂敬人

出 版 商務印書館 (香港) 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囡囡道3號東匯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製 版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龍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印 刷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龍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版 次 200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2003 商務印書館 (香港) 有限公司
ISBN 962 07 5287 2

版權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區，以中文或其他任何文字，仿製或轉載本書圖版和文字之部分或全部。

© 2003 The Commercial Press (Hong Ko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and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All inquiries should be directed to:

The Commercial Press (Hong Kong) Ltd.

8/F., Eastern Central Plaza, No.3 Yiu Hing Road, Shau Kei Wan, Hong Kong

前 言

富麗的盛世紋樣

敦煌石窟的圖案紋樣豐富，色彩保存基本完好，並具有歷史沿革的系統性，因而不僅具有難得的學術研究價值，而且有着豐富的實用價值。為了更多地收錄這些珍貴的圖像，特將《圖案卷》分成上、下兩卷，共四章。上卷內容為第一、二兩章，包括北朝和隋（公元421～618年）的圖案；本卷是下卷，內容為第三、四兩章，包括唐及五代、宋、西夏、元（公元618～1367年）的代表性圖案。

唐代是敦煌藝術的繁榮時期，經由了從成熟到鼎盛，再到轉變的幾個不同歷史時段，紋樣富於變化，內容十分豐富。其中尤以團花（蓮花）紋藻井圖案、捲草紋邊飾圖案為代表，紋樣繁麗，色彩鮮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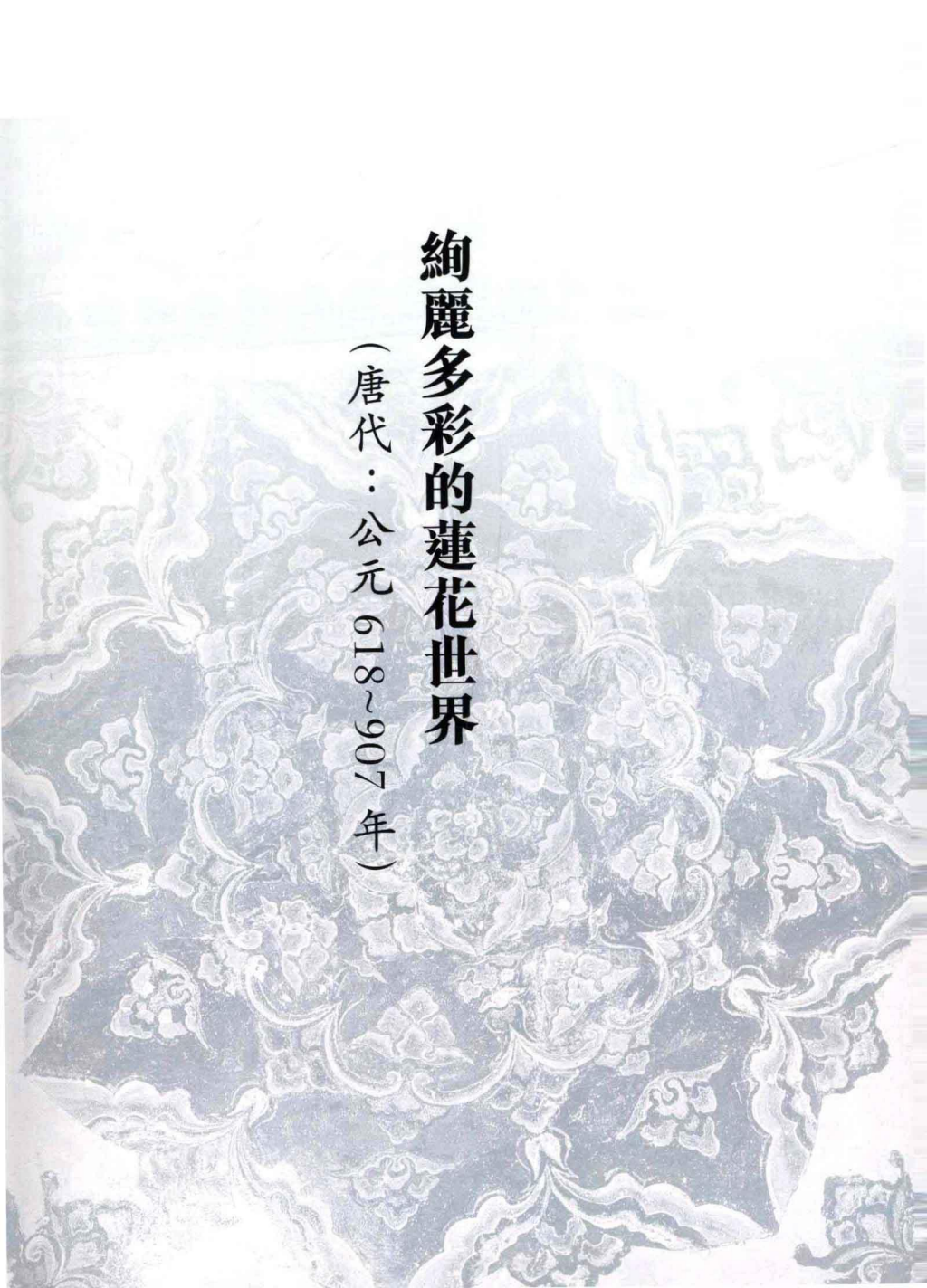
需要說明的是，在晚唐圖案中，人物服飾紋樣華麗精細，特別是女供養人畫像服飾，個個金釵花鈿，身着錦綺綾羅裙衫，遍體禽鳥、蜂蝶、花草紋飾，在延續近百年的非常程式化的裝飾紋樣中，格外引人注目。因另有《服飾卷》刊行，本卷從略。

五代、宋，在沿襲唐代紋樣的基礎上，再行翻新創造，形成了以團龍藻井為特徵的地方風格。西夏、蒙元時期，裝飾紋樣受中原王朝宋、北方政權遼和藏傳佛教藝術影響，紋樣多摹仿漢式建築彩畫，以纏枝牡丹紋、花草禽獸紋、迴紋和捲渦紋最有特色，呈現着多民族、多文化元素交融的特點。

從唐至元的這一時期，敦煌的裝飾紋樣發展、演變的脈絡清晰，承襲關係明確，並影響到明、清乃至近代，這是中國裝飾藝術史上極其重要的一頁。

目 錄

前 言 富麗的盛世紋樣	005
第三章 絢麗多彩的蓮花世界	
（唐代：公元618～907年）	007
第一節 初唐圖案	009
第二節 盛唐圖案	045
第三節 中唐圖案	103
第四節 晚唐圖案	143
第四章 多民族培育的花朵	
（五代至元：公元914～1367年）	163
第一節 五代圖案	165
第二節 宋代圖案	187
第三節 西夏圖案	219
第四節 蒙元時期圖案	241
圖版索引	250
敦煌石窟分佈圖	251
敦煌歷史年表	252



絢麗多彩的蓮花世界

(唐代：公元 618~907 年)

唐朝是敦煌藝術的繁榮時期，石窟的裝飾圖案日臻完美，達到高峯。這一時期的裝飾紋樣，可依據其發展變化分初、盛、中、晚四期：

初唐是唐朝開拓西域蓬勃發展時期，中原與西域交流頻繁，為敦煌藝術的發展帶來生機，新紋樣源源不斷地傳入石窟。具有西域風韻的葡萄紋、石榴紋藻井是初唐早期石窟裝飾的代表作。而與中原同類紋樣一致的桃形瓣蓮花紋藻井和形姿纖秀的纏枝捲草紋邊飾，則是初唐石窟裝飾的主流。

盛唐時期經濟空前繁榮，敦煌石窟的裝飾也進入極盛期。各式紋樣異彩紛呈，邊飾種類齊全，藻井裝飾結構完美。其中以蓮花藻井、團花藻井、石榴捲草紋邊飾最具代表性。蓮花紋藻井紋飾繁盛華麗，蓮瓣層層作綻開狀，色彩青綠朱紫重重疊疊，頗有富貴寶相之氣；團花藻井紋飾結構繁縟，已達飽和狀態，花瓣向內合成團圓形，呈現出莊嚴、穩固、嚴謹的秩序感。

中唐時期敦煌為吐蕃佔據，與中原交流受到影響，石窟裝飾中的盛唐樣式嘎然而止。紋樣以茶花紋為特徵，藻井裝飾以禽獸捲瓣蓮花為代表，色調清新雅致，形成了具有地方特徵的風格。

晚唐敦煌雖為唐朝歸義軍管轄，但與中原遠隔千里大漠，因而石窟裝飾大多延襲中唐舊樣，而且在應用中逐漸程式化、簡易化。只有鳳、獅子、芝草紋樣新穎，為一亮點，並影響於五代。

第一節 初唐圖案



唐朝建立之初，沙州（敦煌）為地方勢力割據，七年之後才正式歸屬唐朝管轄之下。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唐王朝平定西域高昌，絲路交通至此才得以暢通。中原與西域交往逐漸頻繁，新的裝飾紋樣隨之不斷傳入石窟。石窟裝飾在平高昌以前尚有較多的隋代遺風，之後則全面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

初唐石窟裝飾內容豐富，新樣繁多，依其分佈，有窟頂藻井、四壁邊飾、佛菩薩背光、佛頂華蓋四類，其中以藻井裝飾為代表。藻井裝飾依其中心方井內的紋樣，分為葡萄石榴紋藻井、石榴蓮花紋藻井、蓮花紋藻井三種。葡萄、石榴兩種紋樣藻井，雖然數量不多，但是初唐早期圖案的代表之作。蓮花紋藻井繪飾較多，是初唐圖案的主流。

葡萄石榴紋藻井，藻井中心以葡萄紋、石榴紋為主紋飾，紋飾作“十”字或“米”字形構架，再以纏枝環繞套聯，依纏枝分佈葡萄串和葉子。紋樣滿地鋪展，分佈疏密相宜。方井四周的邊飾層，以葡萄紋、八葉小花紋為主，同時也還保持着隋代藻井框架的舊樣式，如邊飾層中仍繪有方格紋、鱗片紋、白珠紋和三角式垂幔，藻井外邊四周亦繪有飛天行列。這是新的葡萄、石榴紋樣與舊有的框架組合的新式藻井。葡萄紋有兩種：一種是寫實形，葡萄顆粒累累；

另一種是寫意形，形如“品”字形，是一片三弧小葉（也有作五弧葉），多重疊壘，葉片上畫層層小弧線，恰如串串葡萄顆粒，想像豐富，實是智慧之作。葡萄紋除作為藻井主紋飾之外，也畫於邊飾和佛背光上。在應用中，兩種葡萄紋或單用一種，或兩種相間。紋樣結構，纏枝起着骨架作用，沒有纏枝紋樣就難以成立。

葡萄紋樣源於西亞，很早就傳入中國，在新疆民豐縣尼雅出土的東漢時期的毛織物上已織有葡萄紋，距敦煌最近的西鄯古樓蘭佛寺遺址出土的三四世紀木器殘件上亦雕有葡萄紋。在佛教石窟中，北魏時期的山西大同雲岡第12窟明窗邊沿、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古陽洞北壁景明三年（公元502年）佛龕楣飾均雕有忍冬葡萄紋，葡萄為寫實形。敦煌隋代第401窟佛背光中畫有葡萄捲藤紋，但與雲岡、龍門石窟中的葡萄紋不同，當是另一譜系。初唐的纏枝葡萄紋，它的纏枝構架方法及其格調，與伊拉克巴格達附近泰西封遺址出土的6世紀的壁鏤板上浮雕葡萄紋樣相近似。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蔓草龍鳳紋銀碗”上的葡萄紋已是典型的中國纏枝蓮花葡萄紋了。藻井裝飾中的葡萄紋是現知唐代最早的葡萄紋。

石榴蓮花紋藻井，藻井中心以石榴蓮花為主紋飾，亦繪於唐初，與葡萄石

榴紋藻井同期，主花飾構架與之也有相同之處。其數也少，而延續時間到盛唐，為我們展示了這類藻井百年間發展演變的全過程。中心方井石榴蓮花紋亦作“十”字形構架，“十”字空檔再配飾一小花，又呈現“米”字形。方井四角畫半圓蓮花。石榴紋是由兩片忍冬葉相合狀如桃子的形象，有的剖面露籽（如第373窟），有的無籽（如第375窟），如同一蓮花瓣。

石榴紋樣最初傳自西域，在阿富汗巴米揚石窟第167窟前庭頂部約繪於六七世紀的壁畫中即有同類紋樣，是由長方格組成的帶狀紋飾，每格內畫兩個忍冬葉合成的桃形紋，或頂端相對，或底部相聯，接聯處畫一小花。有的桃形內畫一片多裂闊葉。它對唐代裝飾紋樣的發展產生極大的影響。在北魏石窟中有一種由兩片忍冬葉相背合成的紋樣，外周環以纏枝。它與唐初藻井中的石榴紋雖然並無直接承襲關係，但那以兩片忍冬葉紋相背或相向組構複合紋樣的方法相通，其本源一致。到隋代，在第401窟的蓮花環珠紋邊飾中，已有完整的由四個對葉忍冬桃形紋組合的蓮花紋樣，應當說它就是唐初藻井中石榴蓮花紋樣的雛形。不過藻井中的四石榴蓮花紋的直接承襲關係應傳自中原。陝西博物館藏初唐時期的“四鸞菱花鏡”主紋飾即為四石榴紋“十”字形構架，捲藤纏枝串聯，

“十”字空檔處為鸞鳥。說明此鏡之前的四石榴蓮花紋已經成熟。唐初的石榴蓮花紋藻井還帶有濃重的隋代遺風（如第373、375窟），到初唐後期，四桃形蓮花紋雖然還保持着“十”字構架樣式，那桃形的忍冬葉已分解變化為葉端肥大多裂，葉片後部作回捲狀，中部短小有裂。只等盛唐到來為之填充更華麗的紋樣，藻井垂幔紋已近於盛唐樣式了。

蓮花紋藻井，內容豐富，花形多樣，數量也多，是初唐藻井圖案的主要部分。依其中心蓮花花形可歸為三類：平瓣蓮花紋藻井、桃形瓣蓮花紋藻井、異形蓮花紋藻井。平瓣蓮花紋藻井，繪於唐初，中心方井蓮花花瓣平展，有八瓣或多瓣，方井四周的環珠紋邊飾、三角垂幔紋都還保持隋代的老樣式（如第386、204窟）。如以類型劃分，還應歸屬隋代範疇。但它的造型、審美情趣、繪製技法、色彩都已發生了新的變化。這種變化在隋末已見端倪，到初唐中期（約7世紀中）平瓣蓮花紋藻井方為新樣式所取代。

桃形瓣蓮花紋藻井與平瓣蓮花紋藻井相比，徹底脫離了隋代遺風，是以新的蓮花紋、捲草紋組構的全新藻井裝飾。中心方井畫桃形瓣蓮花，蓮花八瓣呈放射綻開狀。桃形蓮瓣與上述石榴紋同源異支，是初、盛唐時期組構蓮花最基本的母體紋。桃形瓣蓮花蓮瓣兩側向

內包含的多裂長葉，較之四石榴蓮花藻井中的蓮瓣包合度已經變淺，瓣內空間寬大，畫有葉形花飾。蓮瓣多為一重，內中再環以捲雲、小葉組合的聯環紋，中心畫重層四葉小花，層次簡潔分明，形象爽朗明快。蓮花周圍多畫有雲紋，四角畫半蓮花。方井四周邊飾，層次不多，多是一層捲草紋，一層半對半蓮花（半團花）紋。最外層是三角垂幔紋，或不畫垂幔。作為石窟藻井裝飾，初唐與盛唐相比，還未形成完全的標準樣式。

桃形瓣蓮花紋是初、盛唐之際蓮花紋樣之代表，如陝西乾縣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李重潤墓過道天花繪四桃形瓣蓮花、乾縣神龍二年（公元706年）李憲仙墓墓誌石邊飾刻八桃形瓣蓮花、西安何家村出土唐“金花銀羽觥”刻六桃形瓣蓮花、鄭州上街區55號墓出土開元時（公元713～741年）菱花鏡為八瓣桃形瓣蓮花。這些皇室顯貴享用的墓室裝飾和銀器裝飾，代表了當時最時興的高水平的工藝裝飾。敦煌初唐桃形瓣蓮花紋藻井無疑是對其紋樣的模仿，紋樣發展演變時序與之也是同步的。

異形蓮花紋藻井，所謂“異形蓮花”，實是難以歸類的兩窟孤例，但很重要，亦很精美。其一是第329窟蓮花飛天藻井，畫者搜集了此前藻井中所有的紋樣，有葡萄紋、石榴紋、捲草紋、各種葉紋以及隋代某些紋樣組構藻井裝

飾，藻井中心畫十四瓣方頭捲瓣大蓮花，花中央是色輪蓮蓬，蓮花周圍有四飛天，四角畫石榴蓮花。方井四周邊飾有葡萄紋、方格環珠紋、捲草紋，可謂“苦心孤詣”。但就整體而論，不免過於龐雜。它反映了新舊更替時期，新的紋樣蜂湧而來，如何選用新紋樣，利用舊紋樣，組構新樣式藻井裝飾，畫工們還在探索之中。另一例是第321窟蓮花藻井，中心方井蓮花以新的多裂圓葉紋、橢圓內捲雲紋組成，花形新穎，個性鮮明。四角花為桃形瓣蓮花。方井四周只有兩道邊飾，無垂幔。兩道邊飾均是當時廣為流行的紋樣，纏枝三葉蓮花與陝西禮泉縣出土唐順慶三年（公元658年）尉遲敬德墓墓誌邊飾完全一樣，特別是那三片花瓣翻捲的形狀。捲雲圓葉紋半對半邊飾與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一件絲織物鑲邊上彩繪的紋樣，花形、排列方法、色彩、繪製技法完全相同。兩窟藻井樣式雖是孤例，紋樣卻都是一時代之代表。

初唐邊飾種類不多，主要有纏枝捲草紋、四葉瓣蓮花紋、幾何紋。

纏枝捲草紋，有纏枝、捲草、蔓草、唐草諸多名稱，不同名稱反映着研究者們各自所據紋樣的差異及其習慣用語，並不是對紋樣的分類。“纏枝捲草”概括了這一紋樣的基本特徵。現在能看到的最早的纏枝捲草紋是印度薩特那出

土的五世紀的《說法的佛陀》雕像頭光上的紋樣。雕像屬馬圖拉笈多風格，被譽為印度古典主義藝術代表作，頭光紋樣環形帶狀，波狀纏枝上分段雕出花蒂，花蒂出葉，葉如捲雲狀，滿地鋪展，紋帶兩側為聯珠紋。在敦煌隋代窟中有精美的纏枝蓮荷紋邊飾，但並非同一譜系。

纏枝捲草紋邊飾是唐代圖案兩大紋樣之一，紋形變化非常豐富。依據紋樣形態與譜系可分為兩類、三系、五種。

第一類纏枝蓮花紋，葉紋是平展狀，分兩種：一、花形由多種葉紋組合而成，有圓形葉、長條葉、捲頭葉，是異化了的裝飾植物紋，自成譜系。繪飾不多，但很重要（如第321窟）。這一紋樣也見於陝西禮泉縣上元二年（公元675年）阿史那忠墓誌蓋邊飾、甘肅涇川縣出土延載元年（公元694年）舍利石函邊飾。石窟邊飾與石刻大致同時。二、花形由三片葉組成，纏枝上無附葉，是一種簡化纏枝蓮花紋，多繪於一些窄小部位（如第329窟壁畫欄板、321窟窟頂、392窟龕沿）。

第二類纏枝捲草紋，是纏枝捲草紋的主流，有三種：一、纏枝石榴捲草紋，單元花飾中心為一石榴紋，石榴剖面露籽，外層內捲包合狀，纏枝上葉子稀少，應用廣泛，延續至盛唐之初（如第220窟）。二、纏枝蓮花捲草紋，單元

花飾中的蓮花為桃形蓮瓣，纏枝多有細長的捲葉（如第334、335、211窟藻井中的邊飾）。與之相同的紋樣有陝西禮泉縣出土唐阿史那忠墓誌蓋邊飾、甘肅涇川縣舍利石函邊飾。三、纏枝百花捲草紋，是吸取了纏枝蓮花紋、纏枝蓮花捲草紋多種花形組合成的一種邊飾紋樣，纏枝上滿佈細長的捲葉，有的還畫有禽獸形象（如第220窟、340、334、71窟龕沿邊飾）。與之相同的紋樣，還出現在陝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菱花鴛鴦鸚鵡紋銀杯和涇川出土的舍利銀幢上。三種纏枝捲草紋樣是同一譜系，同時並存，互相影響，又各具特色。它們具有相同的纖秀華麗的初唐風格。

四葉蓮花紋邊飾，根據其構成可分兩種：一種由四個大小相同的桃形蓮瓣、或是由四片多裂大圓葉與四片小葉組成，外形成方形（如第334、321窟）。與之相同的紋樣，有新疆吐魯番出土唐永淳二年（683年）寶相花織錦紋樣、陝西乾縣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李重潤墓過道頂部天花紋樣。各地所繪紋樣時間大致相同。四葉方形蓮花以後演變成六葉形團花。另一種是由兩片多裂大圓葉與兩片小圓葉組成，外形成橫長方形（如第329、334窟）。這一花形邊飾繪飾不多，但延續時間到盛唐。

幾何紋邊飾，北朝以後基本不再流行，初唐僅有菱形邊飾一種，繪飾也

少，將在下節一並敘述。

佛背光與菩薩頭光裝飾，已由北朝以來的火燄紋轉向華麗的捲草紋、團花紋。唐初諸窟一般只畫以多色光環，中期以後繪飾紋樣日漸華麗（如第 220 、

321 、 332 、 334 窟），紋樣與上述邊飾相同。這種變化顯然是受到印度馬圖拉笈多造像藝術的影響，也是佛教思想中國化、世俗化在裝飾上的表現。



1 葡萄石榴紋藻井

藻井的中心方井內繪纏枝葡萄紋，纏枝呈網狀，葡萄為葉形疊疊狀。方井四角繪石榴紋，形成對角“十”字構架。方井四周邊飾層還保持着隋代的樣式。

初唐 莫322 窟頂



2 葡萄蓮花紋藻井

藻井的中心方井內繪四葉蓮花捲雲紋，環繞纏枝葡萄紋，構成“米”字形構架。方井四周邊飾層除纏枝葡萄紋外，都還保持隋代的樣式。

初唐 莫387 窟頂



3 葡萄石榴紋藻井

方井內繪四個石榴，與四角石榴構成“十”字，四片葡萄葉與纏枝又構成“十”字，兩個十字相聯，呈“米”字構架。八串葡萄環繞石榴，組成方圓相套的形式。方井凸起的立面亦繪葡萄捲藤紋，充滿異域風韻。

初唐 莫209 窟頂



4 石榴蓮花紋藻井

方井中心紋樣以四個石榴作“十”字形，再以四朵小蓮花作斜向交叉，與四角蓮花相對應。花形簡潔，色彩單純，時代特徵鮮明。

初唐 莫375 窟頂